



精圖

奇史大觀

歇浦寓公著

上海時化書局發行

全四冊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印刷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再版

版權
所有

●精奇史大觀●
圖

全書四冊定
價大洋壹圓

編輯者 歇浦寓公

印刷者 上海時化書局

發行人 古越邵時蓀

代發行所 本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伯頓路鳴興
里七五六號
時化書局

精圖

奇史大觀目次

卷一

奇孝

二則

奇忠

奇烈

奇俠

二則

奇情

奇童

奇婦

奇女

二則

奇妾

二則

奇僕

奇婢

卷二

奇緣

奇遇

奇運

奇兆

奇富

奇技

奇勇

奇術

奇課

奇癡

奇影

奇癖

奇瘤

奇夢

奇鏡

奇獄

奇案

奇讞

奇役

奇冤

卷三

奇叟

奇兒

奇醫

奇吏

奇僧

奇隱

奇妓

奇尼

奇賺二則

奇伶

奇丐

奇盜

奇竊

奇騙十二則

奇狐

奇鬼

奇犬

奇貓

奇鼠

奇虎二則

奇柳

奇菊

卷四

風塵奇賞

髯俠奇蹤

巧令奇才二則

獸官奇憤

科場奇捷

訟師奇計二則

賢婦奇規

男女奇幻

秦晉奇緣

俠女奇晦

誤藥奇效

學生奇肖

薄倖奇報

蒙師奇疾

戇僕奇誠

馬甲奇逢

浮惡奇譴

結婚奇啓

癩疾奇瘳

堪輿奇驗

測字奇應

偷兒奇算

精奇史大觀卷三

●奇叟

浙人章生。在閩遊幕。應台灣縣之聘。司徵收。偕渡重洋。方其入署時。同事者欺其木訥。凡寬房暢室。可以棲止者。皆爲佔去。章生幾無息肩地。主人憫之。讓二堂左个。喧囂甚。獨步後圃。以散其心。見層樓三間。左右有廂。環以短垣。地極幽雅。而寂無人居。叩其關。則鎖閉堅固。莫知其故。徘徊間。有汲井人至。諮詢其緣。始知樓爲狐仙供奉之所。無敢擅入者。章向主人謀遷。許之。遂啓關。冀除。以安臥榻於層。

樓之下。寓僕於廂。肅具衣冠。焚香登梯。見樓上清潔無塵。中設一几一牌。書無真仙人之位。章再拜致頌而禱曰。弟子某遊幕至此。與仙有緣。寄托宇下。伏祈庇佑。如蒙不棄。下愚某亦好道。維冀開其茅塞。詔以自新。則感受慈恩。益無既極。自此安居樓下。從公無擾。朔望則具雞子清酒。再伸前祝。積誠不辭。雖無形跡。而風清月朗。則聞履聲橐橐。自樓而下。或散步中庭。或推門徑去。章生益敬。朝夕致虔。哀祝前詞。半載餘。時值中秋。天朗氣清。是夜設几席於院落。樽酒盤殮。將欲獨酌。忽一杯游轉。自移至對坐而定。章

生見而喜。急具衣冠拜請曰。仙人果憐下愚。來格來饗。某敢侍坐。亦舉一杯敬謹酬酢。則無音響。又夜獨坐房中。忽一座自移相並。章生益喜曰。仙人來矣。亟向座拜迎。亦無他異。章生悟曰。仙人屢顧而不接洽者。必因有僕在側。恐洩其機耳。次夜託故遣僕他室臥。閉門而敦請。忽座上有入言曰。先生可謂誠矣。老朽久監賢衷。惟不敢稍示異跡。以貽人口實耳。今吾兩人相對。可無他慮。請言其志。章生聳然曰。下愚久慕仙道。而無所遇。意謂黃庭道德諸經。皆古之寓言耳。今坐對仙人。是必真實無妄。請明以教我。對

座笑曰。老朽道號無真。而先生欲真之奈何。章生曰。請問無真之義。對座曰。即如目前之房屋器具。真矣。百年後安在耶。父子夫妻。真矣。瞑日後何有耶。世人惟其認真。卽爲真累。六慾得以牽之。三毒得以制之。老朽無之。故無牽制。不過一間散漢。尊之曰仙人。則吾豈敢。請以無真叟呼之可也。章生曰。叟爲何朝人。以何成道。因何不居山林而溷跡塵寰。請言其故。叟曰。吾曾見宋高宗南渡。至今五百餘年矣。自天台得道後。奉天狐命。派司是邑印信。故不得不居此耳。章生曰。凡有衙門。即有印信。其盡仙人司之耶。叟

曰。然。章生曰。何衙署中有彰彰供奉者。有默默無聞者。叟曰。道蘊有淺深。故靈應亦有隱顯。如世之官長。有能有拙。其能者赫赫爭先。其拙者事事退後。亦由此理。自是遂成相與。無夕不敍。凡章生有憂喜之事。必預報之。有過失處。必規勸之。儼然哲友。時因主人酬神演劇。優伶數十輩。爭媚慕中人。有亞祿者。年已冠。雖色藝未衰。而人嬖寵幼穉。祿竟無顏。鬱鬱不得志。叟勸章生厚結之。章生雖非所好。因叟意。特愛憐之。自愧纏頭不豐。而亞祿時有請乞。姑漫應之。方無所設措。而探諸床頭。則必遂意得物。以與亞祿。

祿竟與諸穉伶爭勝。有過之無不及。祿感章生甚。未幾劇散。亞祿不知所往。而章生亦不置意。越三載。叟忽謂章生曰。吾將告別。卜居貴府西湖之隩。章生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印旣無恙。奚可舍去。叟曰。印將舍去。非吾離印。章生訝曰。何謂也。叟曰。足下日暮途窮。不思歸故鄉。而遑問他人閒事。章生曰。余非不願歸。奈官場習慣。覺家鄉之飲食起居。皆不能如意。遲遲吾行。職是故也。叟歎曰。數耶。數耶。老朽將無可如何耶。今有一物相贈。務必隨帶勿離。亦可倖免。飛一紙下。章生拾取。乃紹興客之販酒票也。章生莫

知所以敬叟。故作囊佩諸內體。因請叟一顯其形。以誌別。叟諾。次夜設菓席於樓上。遣僕閉戶。聞叟喚入。則睹一老者。圓面大耳。碧眼方瞳。髯髮皓白。著古衣冠。笑容相迎。於是舉杯歡飲。章生醉臥而叟逝矣。未幾林逆起事。攻城將殆。章生易厮役之衣履。隨難中人遁。被林之黨匪擒得獻俘堂下。林審之曰。汝非土著。必官之親故。僞裝而逃者。章生聞道破其情。陡然失色。一詞莫措。林叱斬之。左右應聲如雷。方欲趨縛。忽林逆後有俊秀後生。急步下觀。半跪啓林曰。勿斬好人。此章長者。小人素識。係浙產。而在臺貿易。

者。被官負其資本。困守於此。不識大王天威。故嚇禁不能言耳。林命搜其身。左右索得酒票一紙以獻。林曰。是沽客也。宥之。命截其髮以隨吾軍。於是章生得命爲卒伍之廝養。不能自脫。數月。忽聞傳呼曰。亞將軍閱兵至。卒伍皆跪迎。章亦隨跪。見騎從如雲。馬上。一少年將軍。戎裝而嫵媚。見章生。叱從人縛去。章又惶急將死。至轅門。擲而入。將軍叱退從人。免胄而下曰。章先生識亞祿否。祿受先生惠。欲圖報者久矣。今兩遇先生。始得伸祿之願。亦屬天幸。請先生居祿帳下。覓便遣送。章乃詢祿何以至是。曰。祿與林王

有舊。別後相招。追隨左右。於今三年。頗邀寵眷。章以林必無成。勸祿同逸。祿曰。是亦知之。但林王顧我厚。不忍舍耳。未幾。拔章爲親軍。與之旅資。遣赴閩城。爲細作。隨得渡臺而歸。

●奇兒

杜翁。直隸人。家富於財。而艱於嗣。五十餘得一女。名愛哥。視同拱璧。溺愛過於常情。稍長。飾以男子裝。呼爲公子。人莫辨其雄與雌也。恐人見疑。使常酬酢於鄉里間。而女亦自忘其爲女。公然以丈夫自居。十五六歲。患痘。幾危。翁遍

延名醫調治。得無恙。既瘥。面麻削瘦。其貌不揚。而鄉人羨其富。爭願妻之以女。翁俱未允。延師於別業。教之讀。愛哥殊驕縱不馴。師悉含忍。遣聰明僮僕三四人伴之讀。且供服役。每塾中日課。輒倩諸僮代。而翁不之知。翁期望頗切。課功甚密。又不忍拂女意。每示意於師。久無進益。輒懟怨。情見乎辭。師不耐。遂辭去。女益無忌。謂翁曰。兒之學業已成。無待延師。翁從其言。乃日處館中。與諸僮博戲。翁詢所讀之書。頗能朗誦。翁益惑而溺愛之。每食必雞舌羹。羹一杯。須殺雞數十。日以爲常。翁雖殷富。而吝嗇異常。愛哥任

意揮霍。翁心雖痛惜。然以寵故。亦隱而姑縱之。諸僮僕皆服以鮮衣。一出入隨諸其後。如錦簇花團。凡酒樓茶館。無不任意游蕩。又結執袴子弟四五輩。訂爲昆仲。奢侈門富。徵逐酒食。日無寧晷。衆竟莫知其雄與雌也。有優伶才官者。技貌雙絕。一時名重。哥悅之。而屢招不至。於是携厚貲往。才拒不納。哥興盡而返。適學憲按臨。翁謂哥曰。凡人讀書多年。文則輜輶青紫。今值考期。不登文場。恐貽人笑。奈何。哥慨然無難色。補縣郡試。投卷應考。陰使幹僕以財賄當路。又以他人冒代。竟補博士弟子員。聲名赫濯。世家求